

厝边话

水门巷的烟火记忆

□曾耀文

水门巷位于泉州中山南路西侧,东边连着车水马龙的中山路,西边“牵”着竹街和水沟巷。如今这里是许多人青睐的古早味美食“打卡地”。

不过,我对这条巷子最深的记忆,与美食无关,而是一块床板。四十年前,我与妻子结婚不久就搬到泉州,在城里安家,不少家具都得添置,一番折腾后只剩床板还没着落。当时去木材公司买做床板的杉木需要“杉票”,可我手边没有,正发愁时同事建议不妨去水门巷碰碰运气。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那条巷子,没想到真的找到一间售卖木板的老店,即使买到的是竹木,我仍然十分满意。那天扛着新做的床板往家走,肩上升沉甸甸的,我的脚步却快得像要飞起来。

后来,水门巷的竹木店搬走了,一些小吃店陆续开起来,那里渐渐变成本地人口中的“美食巷”。有时候想念童年的味道,我

就会去水门巷溜达,顺路买点传统点心带走,最常买的是信杯饼、桔红糕、宝斗糕和咸香糕。记得父亲年轻时在城里工作,周末才回家一趟,随身携带的除了一个黑色提包,还有一袋用油纸包着的咸香糕。每次掰一小块咸香饼蘸着开水吃,甜味混着麦香在嘴里化开,我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或许是对儿时尝过的味道念念不忘,每次从水门巷带回咸香糕,我仍拿一块放进开水里泡一泡,待糕体变得糯湿,再送入口中品尝,那咸中带甜的滋味,一如当年。

因为过去工作的单位离水门巷不远,有时下午感觉肚子饿了,我和几个同事会玩“拔虎须”的游戏,也就是在几张纸条上分别写上“两毛”“五毛”或“一块”,还有一张写的字是“跑腿”,接着将纸条都卷起来,再分别用细绳系着,最后大家各自拉走一条线。拆开纸条后若是看见“跑腿”二字,那个人就不用出钱,其他人则按纸条上写的

金额掏钱凑数,再由“跑腿”的人去水门巷买一袋热气腾腾的菜粿或春卷,给大家当点心。这个小游戏也成为一帮年轻人忙碌工作中的有趣调剂,后来每每回想起来,我都忍不住嘴角上扬。

过去每逢立冬,不少人会往水门巷跑,因为泉州人常说“立冬补嘴空”,意思是这天进补,整个冬天就不怕冷了。印象中这天的水门巷总是挤得水泄不通,售卖牛肉、羊肉和鹅肉的火锅店人声鼎沸,姜母鸭摊子的香气也飘散了半条街。这日如果碰巧要值班,我和同事便轮流出来吃饭,首选的是去水门巷的小店点一份热乎乎的肉汤配咸饭,抽不开身的同事,还会提前打招呼,请我们帮忙打包,说啥也得跟着补一补。

如今我年纪大了,平时仍然喜欢往水门巷跑,有时是买几块咸香

糕解馋,有时只在巷子里闲逛,看看来往的人,感受那里独有的烟火气。水门巷如同一位老朋友,它见证了我初到泉州扎根安家的青涩时光,也勾起了我的童年回忆,还藏着我和同事的欢声笑语,这条老巷子早已融入我的生活,成为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念想。



(陈劲康 供图)

每日佳句

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播种的人,只是收获的季节,各有早晚。

微观百态

闽南“土师”

□涂添丁

闽南传统民居,从选址布局到雕梁画栋,从色彩运用到空间设计,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建造者的用心与巧思。“红砖白石双坡曲,出砖入石燕尾脊。雕梁画栋皇宫起,石雕木雕双合璧。”寥寥数语精准概括了闽南特有的建筑风格,这些传统建筑以其温暖的色彩、灵动的线条和独特的韵味,也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绵延千年的生存智慧与生活哲学。

过去在泉州建造房屋的匠人各有专长,称呼也有不同。比如专门开采、加工石头的师傅叫做“石匠”,给建筑物搭建木结构的人是“木师”,而统筹建筑修葺、把控整体营造的,则被当地人称作“土师”。三类匠人各司其职、相互配合,在一砖一石的搭建中,共同铸就了闽南传统民居的独特风貌,也在一代代传承中精进着技艺。

我的父亲曾是老家小有名气的“土师”。他懂得加工石头,会建石头房、红砖厝,搭厝内的灶台,更是得心应手。老家村里留存至今、承载着乡村记忆的古厝,也有好几座都出自父亲之手,每一处砌筑,每一道线条,都藏着扎实的营造功底。

曾听父亲说过,闽南人“起大厝”,垒砌灶台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这项工程看似体量不大,却因造型讲究、砌筑工艺复杂,十分考验“土师”的手艺。若是一位“土师”能独立完成灶台砌筑,又能做到结构稳固、样式规整美观,就会成为乡里乡亲争相邀约的匠人,口碑与活计自然源源不断。

记得家里长辈还提过“土师”的厉害本领,就是能将零散杂乱、看似毫无关联的砖石,垒砌成坚固耐用的墙体,借此打造出闽南特有的“出砖入石”墙面。“土师”还有一个技能是能凭借手艺拼砌出各式花样的建筑构件,或是可以雕筑出线条流畅的燕尾脊,让建筑尽显灵动之态。

都说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对于“土师”而言,精湛的手艺离不开趁手的工具,父亲深谙此道。他一向对建房子的工具爱护有加,不仅时常保养维护,避免工具锈蚀损坏,每次收工后还要仔细清点一番,生怕弄丢了这些“吃饭家伙”。我曾细数过父亲工具箱里的工具,没想到样式多得让人眼花缭乱,当中有用于石料加工的大锤、小锤和铁钎,也有用来砌砖的瓦刀、抹灰板、吊线坠和勾缝刀,还有墨斗、鲁班尺、软管等用来校准尺寸、把控形制。

“要敬畏工具,敬畏手艺”这句话过去常被父亲挂在嘴边。印象中,他每次拿起工具,都会全身心投入工作中,从放线、砌砖到雕饰、收尾,每一步都一丝不苟。靠着一双巧手和满箱工具,他便把普通的砖石木料,化作了规整坚固、极具本地特色的传统建筑,用日复一日的劳作,践行着“土师”的本分。

故乡的红砖古厝,是闽南乡土建筑的典型印记,而这些历经岁月留存下来的建筑,正是无数像父亲一样的“土师”,用一双手、一套工具,一砖一瓦砌筑而成。他们扎根乡土,坚守传统技艺,也用自己的方式,守护着闽南古厝的根脉,让这份乡土匠人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美文热读

一路晨光

□林娟娟

这几年,我日日驾车往返于家与单位之间,两点一线,晨昏往复。刚开始,车子仪表盘上跳动的里程、早高峰里缓缓挪动的车龙,几乎构成我对这段路的全部印象。三十分车程,我如同行色匆匆的旅人,只顾奔赴,对沿途风景熟视无睹。后来,习惯了生活的节奏,这段短暂的路途,才化作一条缀满绿意与繁花的丝带,串起清晨的诗意与温柔,成为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美好篇章。

车子缓缓驶出城区,两旁高耸的楼宇如潮退的海浪,渐渐变低矮,很快淡出视野。不多时,一整座青山“闯”入视线中,那浓得化不开的绿意也犹如浪潮翻涌。往往几场春雨过后,山的颜色更是绿得一塌糊

涂:浅绿新芽、翠绿灌木、墨绿松柏,层层叠叠,交错相依,仿佛画家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,将所有颜料尽数泼洒在山野间。这个季节驱车经过,若是不赶时间,我会特意放慢车速,只为感受这份大自然慷慨馈赠的美景。打开车窗,深吸一口气,混着草木湿润气息的泥土芬芳涌入鼻腔,那是一种让人感到心安的甜香,不知不觉间,早起的疲惫也随之烟消云散了。

入春后,花朵漫山盛放,团团簇簇点缀着深浅错落的绿浪,美得令人沉醉。车行景移,目光由远山落回近旁,道路两旁的林木错落而立,静静守望着往来车辆与行人。这些树木只要迎来花期,总能让人不经意就与繁花“撞个满怀”。其中的木棉是最先“苏

醒”的,起初枝头冒出零星褐色花苞,坚硬如待燃的火把。不过数日,一个个花苞顶端就裂开猩红的小口,像是按捺不住,想要快些吐露芬芳。待到盛花期,整株木棉就像燃起烈火,一朵朵似碗口大的红花缀满枝桠。每到这个时节,我开车经过时都会调低车载音乐,生怕惊扰了这场春日里盛大又神秘的花事,时而不禁感叹这春天的花,也未免开得太过热烈烂漫。

最让我不能忽略的,还是路旁随处可见的芒果树,它们密密匝匝,连成一片绿荫。前些日子,这些果树像是约好了似的,齐齐垂下串串淡黄花穗,浩浩荡荡,装点整条道路。想来花期一过,便会结出拇指大小的青果,在阳光雨露里一日日饱满圆

润。这是春天递给夏天的“信物”,也让我忍不住开始期盼盛夏的甜蜜。那青嫩的小果子挂在枝头,沉甸甸地坠在绿叶间,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。这一路的生机,不仅是眼目的享受,更是一种无声的提醒:生活的幸福,往往就藏在这日复一日地生长与等待里。

每日三十分钟的车程,早已成为我与大自然的一场“私密约会”。在流动的风景里,我触碰到四季更迭的温柔,感受到草木生长的力量,将匆忙日子里的浮躁与疲惫悄悄安放。原来最美的风景从不在远方,而在寻常往复的路上,这一路晨光,也教会了我以温柔与热忱,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常。

百姓纪事



(CFP 图)

《泉州文学》2026年第二期

(总第337期)

小说天地

模拟骑行
红绿灯
孤雁

云亮
张百隐
王红波

散文荟萃

遥远的罗隐
永春普济寺
小区猫事
安溪行
故乡的味道
松湾古地藏梵音
漫卷烟火的古巷

黄良
苏诗布
吴承瑜
吴宏博
林黎坤
蔡培均
江泳

诗歌在线

●纸上高处

做一粒惠安的石头(外一首) 沈汉炎
刺桐港风谣(组诗) 向明月

●刺桐风格

春降石狮,大地孕育而生的花一样的灿烂 方向
虚与实的镜像(外三首) 蔡晓芳
一座山·一个人·一杯茶(外一首) 林梅桂

●诗意图制

吴基军 子安 子义

文学评论

《初心》序 孙绍振
平原的复调:诗书互文与精神地理 庄伟杰(澳大利亚)
水土文章:浅议潘向黎《荷花菱》中的文人传统与泉州记忆 龚达荣

青年女作家漫谈

我希望写下的诗有情感上的源头

叶燕兰
陈佩香
愿以诗歌之名 站在光的源头 张瑞端
人生海海,幸遇文学与良师 林清秀

车轮驶过旧时光

□季勇

小时候,我家中有一辆木制板车,运稻谷、拉稻草,送货物,全靠它。

农忙时节要把收割的稻谷运回家晾晒,父亲会把它分装在麻袋中,接着把袋子堆放在板车的车斗中,再在把手上系一条粗绳。然后他便一手握着扶手,一手拽起绳子放在肩上,再使劲拉着板车往前走。途中碰到陡坡,父亲的腰会弯得跟车身一般齐,挂在肩膀上的绳子也随之绷紧,紧接着深吸一口气,他才一鼓作气地把板车往坡上拉。每次我想要伸手帮忙推车,父亲却说孩子力气小,帮不上忙还容易摔跤,别来凑热闹。只有走到平路,他才偶尔让我搭把手,比如帮着扶住袋子,别让它们掉落。看着一车沉重的稻谷被父亲顺利拉回家,我总是佩服不已,父亲倒是显得很平静,歇息片刻,便拉着板车出门继续干活了。

有次听我感叹拉板车运稻谷太辛苦了,父亲却笑说将稻草运到很远的造

纸厂,才是不轻松的活。因为稻草又多又重,他一天得来回好几趟才能运完,十分折腾。我听后很惊讶,心想走那段路就很累了,更别说还拉着重物,当下又更敬佩能吃苦的父亲。

以前收割的稻谷,还得运到镇里的粮站换钱,那也是一段漫长的路程。可经不住我软磨硬泡,父亲有一回便答应带我一起去,说正好带我到镇上逛逛。把装满稻谷的麻袋放上板车,父亲将我抱到袋子上坐着,还吓唬说如果掉下来,就吃不上馄饨了,听了这话,我一路上都不敢多动,生怕从板车上摔下来。因为车上多坐了一个人,父亲拉着板车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歇会儿,抵达粮站时身上的衣服也被汗水浸湿。不过他不多说些什么,卖完稻谷就带我去吃馄饨,又给我买了心仪已久的小人书。如今想起当时的情景,我早已不记得馄饨的滋味,反倒是父亲宽厚的背影,清晰如昨。

后来趁父亲不在家,我偷偷试着推动那辆木板车,才终于知晓它的重量。我的小手板压根推不动,别提拉着车往前走了。有时板车被父亲倒放在地上,我还会把两个轮子当做风车一样转动,玩得乐此不疲。

隔一段时间,父亲便将木板车修整一番,先用水冲洗车身后,再拿铝皮填补破损的地方,最后还要给车轮上油。有时邻居家的板车出问题,也来找父亲帮忙修理,他每次都乐意相助,只说是乡里乡亲,能帮就要多帮。

现在,父亲随我住进城里的小区,那辆木板车被收进了老家的仓库中,不过聊天时,他还会经常提起那些关于木板车的往事,边说边乐,眼里满是怀念。在父亲心中,木板车曾满载一家人的希望平稳前行,车轮驶过,一道道车痕就像是时间留下的刻度,当中记录着他半生的辛劳,还有令人难忘的旧时光。

留存有道

□鲍祝莹

自从我爱上“断舍离”后,每次刷到关于收纳的视频,都会点开看看。毕竟清理旧物,让房间重新变得井然有序是一个特别治愈的过程。

不过这天刷到的视频内容有些不同。有别于之前看过的视频中收纳师把所有的东西像流水似的过滤一遍,绝大部分物品都处理成废品打包带走,只剩下必需的家具和日常用品。屏幕中的收纳师没有一上来就扔东西,而是细心地将客户每一件舍不得丢的物品都收纳整理起来,比如,跟着主人辗转搬家十几次的毛绒玩具;朋友手写的信件和卡片,旅游景点带回的各种小玩意儿……这些原本应该被果断舍弃的物品,竟然都一一被妥帖收藏。

看完这个视频,我想起了过年时的一幕。那日天气很好,母亲和我一起坐在后院喝茶、晒太阳。坐了一会儿,母亲觉得有些热,便将颈间的围脖取下来,又随手将它挂在一旁的晾衣架上。“前些天收拾衣柜,翻出来两团毛线,给自己织了一条围脖。好久不织东西,手都生了,中间织错还拆了两次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我又抬头看了一眼那条围脖,总觉得毛线的颜色有些眼熟,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“说起来这两团毛线还是以前给你织毛衣剩下的呢,你还记得吗?就是那件灰色的绞花毛衣。”母亲的话瞬间勾起了我的回忆,原来是那件灰毛衣啊。因为我上高中后选择住校,我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,有次突然降温,发现带的毛衣都不够厚,我打电话跟母亲诉苦,谁知她听后赶紧出门买了毛线,连续熬夜好几天赶织了一件新的厚毛衣,又一大早搭班车送到学校给我。

“那件毛衣应该不在了吧?”母亲看似在询问,却也并不在意,毕竟她知道我的生活习惯,有些旧物说扔就扔了。“可惜啦,那件毛衣我特意织了元宝针,更厚实一些。现在我想给你织一件那样的毛衣,也有心无力咯。”母亲的声音很轻,话语里却带着惋惜。后来我们又聊起别的话题,这个小插曲便被抛之脑后,直到这次刷视频,我才再次想起。

这些年,我的确扔掉不少旧物,定期的“断舍离”已然成为一种习惯。“东

西变少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它意味着减少碰撞,减少牵绊,让生活更简单,让我们的情感更独立。”这是《极简主义》里我很喜欢的一段话,之前也是身体力行,发现东西旧了,坏了,不喜欢了,都会果断将它们清理。我过去不觉得那样做有什么问题,直到看着视频中那些带着情感和记忆的旧物被珍重以待,心里忽然涌上深深的歉疚。过去母亲给我织过多件毛衣,款式多样,颜色也各有不同,它们曾经温暖了我无数个寒冬,但最终没有一件留下来,是我的衣柜放不下一件旧毛衣吗?其实不是的,而是我一味追求精简,忽略了这些旧物里藏着的心意与牵挂。

如此看来,保持极简的生活品质,并不意味着彻底的“断舍离”,总有些物品带着舍不得的情感,断不开的记忆和离不了的牵绊。我知道自己今后仍会在需要的时候进行“断舍离”,不过同时要做的是学会留出一些空间,存放那些带着美好回忆的老物件,不再盲目丢弃珍贵回忆,懂得在极简与温情之间找到平衡。

幸福讲义

茶余饭后

失踪的金鸡

某日,一位顾客去餐厅吃饭,点菜时下单了一盘“金鸡炒竹笋”。上菜后,顾客发现整盘菜只有竹笋,一块鸡肉也没有,于是叫来服务员,说:“请帮我拿个放大镜。”服务员好奇地问:“您要放大镜干什么?”顾客指了指那盘菜,说:“我的‘金鸡’在‘竹林’失踪了,得拿放大镜仔细找找。”

怎么叫醒

儿子:“妈妈,我是几点出生的?”
妈妈:“凌晨3点。”
儿子:“这么早,你当时是怎么叫醒我的?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